

老师的感染力



我教的第一个三年级班上有 34 个学生，每一个学生都讨我喜欢，但马克·埃克隆（Mark Eklund）却是独一无二的。他外表整齐，天性乐观，所以即便是他偶尔的调皮捣蛋，也依然讨人喜欢。马克常常说个不停。令我难忘的是，每当我指正他的过错的时候，他都诚恳地道歉，“谢谢你纠正我的错误，修女。”起初，我不知该如何反应，但很快，我便习惯了一天听到这句话好多遍。

一天早上，马克又一次讲个不停，我终于不耐烦了，于是犯了个新老师才会犯的错误。我瞪着他说：“你再喋喋不休的话，我用胶布封你的嘴！”不到十秒钟，另一个学生查克就喊道，“马克又说话了。”既然我已经当着全班的面说过要罚他，我得说话算数。

接下来的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，仿佛就发生在今天早上。我走到讲桌前，从容自若地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卷胶带。我一言不发地走到马克桌前，撕下两截胶带，在他嘴上贴了个大叉，然后转身走向教室前面。我瞟了瞟马克看他有什么反应，结果看到他调皮地朝我眨了眨眼睛。我忍不住大笑，在全班的笑声中我回头给他撕下胶带。我耸耸肩膀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谢谢你纠正我的错误，修女。”

一晃几年过去了，马克又转到我班上。他比以前更英俊，而且像以往一样彬彬有礼。也许是因为他必须专心听我的九年级“新数学”讲课，所以不像从前那么爱讲话了。

在一个星期五，我觉得班上的气氛似乎有点不妥。于是，我吩咐学生把班上其他同学的名字写在两张纸上，每个名字间留点空隙，然后为每位同学写下他最值得欣赏的地方。同学们把各自的两张纸交给我。马克说，“修女，感谢你的教导，周末愉快。”

那个周末，我分别把每位同学的名字各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把其他同学对他的评语列在上面。有些人的评语足足用了两张纸。到了星期一，我把各人的表分派给他们。很快全班同学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“真有这么好？”我听见有人轻声说。“我从不知道那会对别人有意义！”“原来大家这么喜欢我啊！”

后来再没有人在课堂上提起过这些表，我也不清楚他们有没有在课下与同学或者父母谈论过，但事实上这已不重要。这项活动已达到预期的结果；每一个人对自己和对其他同学都恢复了快乐的感觉。

那一班同学渐渐成长，各奔前程。。。

几年后的一天，我度假归来，父母来机场接我。开车回家途中，母亲趁谈话停顿时向父亲使了个眼色，说道：“老爸？”父亲清了清嗓子——但凡有要事宣布，他都会这样。父亲对我说，“埃克隆家昨晚打了个电话过来。”“是吗？”我说，“好几年没他们的消息了，不知道马克怎么样了。”父亲轻声地回答道：“马克在越战中牺牲了，葬礼在明天举行。他父母希望你能去参加。”

我从未参加过军人的葬礼，躺在棺木里的马克看上去是那样英俊，那样成熟。那一刻我所能想到的是：我愿意做任何事，只求你能跟我说话。

教堂挤满了马克的朋友。神父念着祈祷文。深爱着马克的人列队瞻仰遗容，洒下圣水。我是最后一个，其中一位护柩的士兵向我走来，问道，“你是马克的数学老师吗？”我点点头，继续凝视着棺木。他说，“马克时常提起你。”

葬礼结束后，马克的父母找到了我。“我们想给你看一样东西，”他的父亲说，“马克过世的时候他们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。我们想你可能认得。”他打开皮夹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两张破损不堪的笔记纸。很明显，这两张纸用胶带贴补、反复折叠过。不用看我也知道，这是我把马克同学们对他的赞美列下的那两张纸。“非常感谢你为他做的事，”马克的母亲说，“你也看到了，马克很珍惜它。”

马克的同学们围了过来。查利腼腆地笑着说：“那张表我现在还保存着，就在我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。”查克的妻子说：“查克让我把他的表放在我们的结婚相簿里。”“我的也在，”玛丽莲说，“就在我日记本里。”接着，另一个同学维姬从手提袋里取出钱包，给大家看那张已经磨损了的纸。“我一直把这个带在身上，”维姬眼睛一眨不眨地说，“我想我们都保存着自己的表。”

那一刻，我终于坐下大哭起来。我为了马克及那些已经不能见到他的朋友们而哭泣。

他老师的感染力始终和他在一起！

注：本文作者，海伦·姆罗斯拉（Helen Mrosła）是一名修女。这个感人的故事让我们谨记：一位富有爱心的教育者可以改变人的一生。要乐于发现并赞美他人的长处；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对他人也可能意义非凡。

马来西亚沙迪亚赛理事会
原著: Sunrays for Sunday, Sanjay Tandon
译: 中文组